

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蟲七

蟻子 蛙蛤 金龜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蝨 白蟲
蠶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禪 蝗化 水蛙 蚓瘡
蜂餘 熊乃 蠱斯 蝻化

蟻子

南方尤多蟻子，凡柱楣戶牖悉游蟻。循途奔走，居有所營，裡棟相接，莫窮其往來。（出《投荒雜錄》）

蛙蛤

南方又有水族，狀如蛙，其形尤惡。土人呼為蛤。為臞（「臞」原作「蛙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食之，味美如鷓鴣。及治男子勞虛。（出《投荒雜錄》）

金龜子

金龜子，甲蟲也，春夏間生於草木上，大如小指甲，飛時即不類。泊草蔓上，細視之，真金色龜兒也。行必成雙。南人彩之陰乾，裝以金翠，為首飾之物。亦類黔中所產青蟲子也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海山

又珠崖人，每晴明，見海中遠山羅列，皆如翠屏，而東西不定，悉蜈蚣也。蝦鬚長四五十尺，此物不足怪也。（出《嶺南異物志》）

蜈蚣

蜈蚣，《南越志》云，大者其皮可以鞞鼓。取其肉，曝為脯，美於牛肉。又云，大者能噉牛。裡人或遇之，則鳴鼓然火炬，以驅逐之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蚊翼

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，目明者見之。每生九卵，復未嘗曾有■，（徒亂反）復成九子，蜚而俱去，蚊遂不知。亦食人及百獸，食者知。言蟲小食人不去也。此蟲既細且小，因曰細蟻，（音蔑）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。此蟲常春生，而以季夏冬藏於鹿耳中，名嫫媿。嫫媿亦細小也。（出《神異經》）

壁蝨

壁蝨者，土蟲之類，化生壁間。暑月齧人，其瘡雖愈，每年及期必發。數年之後，其毒方盡。其狀與牛蝨無異。北都廡中之馬，忽相次瘦劣致斃，所損日甚。主將雖督審芻藥勤至，終莫能究。而斃者狀類相似，亦莫知其疾之由。掌廡獲罪者，已數人矣，皆傾家破產，市馬以陪納，然後伏刑。有一裨將乾敏多識，凡所主掌，皆能立功。眾所推舉，俾其掌廡馬。此人勤心養膳，旦夕躬親。旬月之後，馬之殞（「殞」原作「殞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斃如舊，疑其有他，乃明燭以守之。二鼓之後，馬皆立不食，黑者變白，白者變黑。秉炬以視，諸馬之上，有物附之，不可勝數，乃壁蝨所嚼也。五鼓之後，壁蝨皆去，一道如繩，連互不絕。翌日，而以其事白於帥臣，尋其去蹤。於樓中得巨穴焉，以湯灌之。壞樓（「樓」原作「城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門穴，得壁蝨死者數十斛。穴中大者一枚，（「枚」原作「所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長數尺，形如琵琶，金色，焚而殺之。築塞其處，其害乃絕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白蟲

有人忽面上生瘡，暑月即甚，略無完皮，異常楚痛。涂膏餌藥，不能致效。忽一日，既臥，餘燭未滅，同寢者見有物如弦如線，以著其面，因執燭視之，白蟲如蝨，自瓷枕穴中出，以嚼其面。既明，遂道其事，剖枕以視之，白蟲無數，因盡殺之，面瘡乃愈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蠶女

蠶女者，當高辛帝時，蜀地未立君長，無所統攝。其人聚族而居，遞相侵噬。蠶女舊跡，今在廣漢，不知其姓氏。其父為鄰邦掠（「邦掠」原作「所操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去，已逾年，唯所乘之馬猶在。女念父隔絕，或廢飲食，其母慰撫之。因告誓於眾曰，有得父還者，以此女嫁之。部下之人，唯聞其誓，無能致父歸者。馬聞其言，驚躍振迅，絕其拘絆而去。數日，父乃乘馬歸。自此馬嘶鳴，不肯飲齧。父問其故，母以誓眾之言白之。父曰：「誓於人，不誓於馬。安有配人而偶非類乎？能脫我於難，功亦大矣。所誓之言，不可行也。」馬愈跑，父怒，射殺之，曝其皮於庭。女行過其側，馬皮蹶然而起，卷女飛去。旬日，皮復棲於桑樹之上。女化為蠶，食桑葉，吐絲成繭，以衣被於人間。父母悔恨，念之不已。忽見蠶女，乘流雲，駕此馬，侍衛數十人，自天而下。謂父母曰：「太上以我孝能致身，心不忘義，授以九宮仙殞之任，長生於天矣，無復憶念也。」乃沖虛而去。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。每歲祈蠶者，四方雲集，皆獲靈應。宮觀諸化，塑女子之像，披馬皮，謂之馬頭娘，以祈蠶桑焉。稽聖賦曰：「安有女，（《集仙錄》六「安有女」作「爰有女人」。）感彼死馬，化為蠶蟲，衣被天下是也。」（出《原化傳拾遺》）

砂俘效

陳藏器《本草》云，砂俘，又云倒行拘（明抄本「拘」作「狗」）子，蜀人號曰俘鬱。旋乾土為孔，常睡不動，取致枕中，令夫妻相悅。愚有親表，曾得此物，未嘗試驗。愚始游成都，止於逆旅，與賣草藥李山人相熟。見蜀城少年，往往欣然而訪李生，仍以善價酬。因詰之，曰：「媚藥。」徵其所用，乃砂俘，與陳氏所說，信不虛語。李生亦秘其所傳之法，人不可得也。武陵山川媚草，無賴者以銀換之，有因其術而男女發狂，罹禍非細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舍毒

舍毒者，蚊蚋之屬，江嶺間有之，郴連界尤甚。為客中者，慎勿以手搔之，但布鹽於上，以物封裹，半日間，毒則解矣。若以手搔，癢不可止，皮穿肉穴，其毒彌甚。湘衡北間有之，其毒稍可。峽江至蜀，有蠟子，色黑，亦能咬人，毒亦不甚。視其生處，即麩鹽樹葉背上，春間生之，葉成窠，大如桃李，名為五倍子，治一切瘡毒。收者曬而殺之，即不化去。不然者，見蠟子而即，亦無效也。

矣。黔南界有微塵，色白甚小，視之不見。能晝夜害人，雖帳深密，亦不可斷。以粗茶燒之，煙如焚香狀，即可斷之。又如席鋪油帔隔之，稍可減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老蛛

秦（「秦」原作「秦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岳之麓有岱岳觀，樓殿咸古制，年代寢遠。一夕大風，有聲轟然，響震山谷。及旦視，即經樓之侈也。樓屋徘徊之中，雜骨盈車。有老蛛在焉，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，展手足則周數尺之地矣。先是側近寺觀，或民家，亡失幼兒，不計其數，蓋悉罹其啖食也。多有網於其上，或遭其黏然縻絆，而不能自解而脫走，則必遭其害矣。於是觀主命薪以焚之，臭聞十餘里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李禪

李禪，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，居廣陵宣平裡大第。晝日寢庭前，忽有白蝙蝠，繞庭而飛。家僮輩竟以帚撲，皆不能中，久之，飛去院門，撲之亦不中。又飛出門，至外門之外，遂不見。其年，禪妻卒，輻車出入之路，即白蝙蝠飛翔之所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蝗化

唐天祐末歲，蝗蟲生地穴中，生訖。即眾蝗銜其足翅而拽出。帝謂蝗曰：「予何罪，食予苗。」遂化為蜻蜓，洛中皆驗之。是歲，群雀化燕。

水蛙

徐之東界，接沂川，有溝名（「名」原作「多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。）盤車，相傳是奚仲試車之所。（徐有奚仲墓，山上亦有試車處，石上輒深數尺。）溝有水，水有蛙，可大如五石甕，目如碗。昔嘗有人，於其項上得藥，服之度世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蚓瘡

天祐中，浙西重造慈和寺，治地既畢，每為蚯蚓穿穴，執事者患之。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，由是得定，而殺蚯蚓無數。頃之，其僧病苦，舉身皆癢，恒（「恒」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須得長指爪者搔之，以至成瘡。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，殆數百千條。肉盡至骨而卒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蜂餘

廬陵有人應舉，行遇夜，詣一村舍求宿。有老翁出見客曰：「吾舍窄人多，容一榻可矣。」因止其家。屋室百餘間，但窄小甚。久之告饑，翁曰：「居家貧，所食唯野菜耳。」即以設，客食之，甚甘美，與常菜殊。及就寢，唯聞訶訶之聲。既曙而寤，身臥田中，旁有大蜂窠。客嘗患風，因爾遂愈，蓋食蜂之餘爾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熊乃

信州有版山，川谷深遠，彩版之所，因以名之。州人熊乃，嘗與其徒入山伐木。其弟從而追之，日暮，不及其兄。忽見甲士清道，自東來，傳呼甚厲。乃弟懼恐，伏於草間。俄而旗幟戈甲，絡繹而至。道旁亦有行人，其犯清道者，輒為所戮。至軍中，擁一人若大將者，西馳而去。度其遠，乃敢起行。迨曉，方見其兄，具道所見。眾皆曰：「非巡邏之所，而西去溪灘險絕，往無所詣，安得有此人？」即共尋之，可十餘里，隔溪灘，猶見旌旗紛若，布圍畋獵之狀。其徒有勇者，遙呼叱之，忽無所見。就視之，人皆樹葉，馬皆大蟻。取而碎之，皆有血云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蝻斯

蝗之為孽也，蓋沴氣所生，斯臭腥，或曰，魚卵所化。每歲生育，或三或四。每一生，其卵盈百，自卵及翼，凡一月而飛。故《詩》稱蝻斯子孫眾多。蝻斯即蝗屬也。羽翼未成，跳躍而行，其名蝻。晉天福之末，天下大蝗，連歲不解。行則蔽地，起則蔽天。禾稼草木，赤地無遺。其蝻之盛也，流引無數，甚至浮河越嶺，逾池渡塹，如履平地。入人家舍，莫能制御，穿戶入牖，并囷填咽，腥穢床帳，損齧書衣，積日連宵，不勝其苦。鄆城縣有一農家，豢豕十餘頭，時於陂澤間，值蝻大至，群豕豕躍而啖食之，斯須復飢，不能運動。其蝻又饑，啜齧群豕，有若堆積，豕竟困頓，不能御之，皆為蝻所殺。癸卯年，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，所為天生殺也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蝻化

己酉年，將軍許敬遷奉命於東洲按夏苗。上言，稱於陂野間，見有蝻生十數里，才欲打捕，其蟲化為白蛺蝶，飛去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